

籌辦夷務始末

咸豐朝
卷十一之十二

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一

咸豐五年乙卯五月甲子黑龍江將五月甲子黑龍江將

江副都統富勒洪阿呈稱由烏魯蘇洪阿呈稱由烏魯蘇

阿與尋江探信驍騎校德克登額等驍騎校德克登額等

後遇有俄囉斯大船十七隻小舫航大船十七隻小舫航

問俄囉斯言語不通富勒洪阿當即督率官兵由江前往

探視適與俄囉斯船隻相遇兩造交言互相不懂該夷隨

將伊國字文一紙遞出復手舞足蹈當時查其情形似屬

落後船隻是以放行並將該夷字文一紙呈報前來惟該

夷復遞字文實不知係何鉅細理合將該夷字文封呈

御覽

硃批知道了

辛未。吉林將軍景瀄奏。先後接准黑龍江將軍咨開。現有
俄羅斯人等乘船由黑龍江陸續經過。據稱前赴東海。防
勒喚夷前來等因。隨咨三姓副都統等因。隨咨三姓副都
不時巡防。並查探有無經過人船。當查探有無經過人船。
報稱。四月二十日黎明。有俄羅斯大十日黎明。有俄羅斯
駛入松花江。順游東下。該領催帶兵順游東下。該領催帶
四十餘人。小船載有三十餘人。向其船載有三十餘人。向
手指之狀。似欲下駛。並有續來人船。欲下駛。並有續來人

等情。呈報前來。查該夷經過沿途。雖無滋擾情事。惟夷性詭譎。未敢稍事疏忽。仍令三姓副都統。密飭嚴防。殊批。知道了。

丁丑。

諭軍機大臣等。昨由理藩院呈覽之俄夷呈遞黑龍江將軍夷字一紙。詳加披閱。係俄夷商辦立界。委員現已抵松花江候辦。著吉林黑龍江將軍。庫倫辦事大臣。各飭委員。迅速起程。前往松花江。會同俄夷委員。共同商辦。務須持以正理。示以大義。俾得遵照舊例辦理。斷不可令俄夷疑貳。致啟釁端。俄囉斯來文。著一併鈔給閱看。

己丑。吉林將軍景瀄奏。准三姓副都統圖欽咨稱。守卡領
催凌春等續報。四月二十一日辰刻。見有俄囉斯大小船
七隻。裝載牛馬五六十匹。男婦一百五六十名。口順游東
下。並據前次派往赫哲地面偵探夷情之甲兵圖奇山。德
清阿慶德等回稱。去冬奉派變裝前赴闊吞屯等處。見有
俄囉斯蓋成房十八所。未蓋成房十餘所。約有男婦一百
三十餘人。詢之附近赫哲人等。僉稱該夷俱屬安靜。伊等
旋回。途遇該國人船。先後過境。亦無騷擾情事。復准該副
都統咨稱。據續派黑河口守卡防禦春福。委前鋒校台凌
阿等報稱。四月二十五二十七等日。有俄夷大船六十九

隻。賊航小船十二隻。自黑河口擁出東駛。經該員等跟蹤查探。夷船裝載牛馬豬羊等項牲畜。男婦一千數百餘人。向其追詢。言語不通。均已安靜下往。委無滋擾別情。並據訪查烏蘇哩口之佐領富克精阿所報亦屬相同等情。並與黑龍江將軍咨文相符。仍令該副都統督飭官弁。不時嚴防偵探。

硃批知道了。

六月乙未。吉林將軍景瀄奏。俄夷現赴松花江。候辦分界事宜。理應飭令各委員前往會辦。惟吉林黑龍江兩處委員。已赴格爾畢齊河等候。該委員等或尚在彼處守候。或

已折回。尚未接據確信。至庫倫所派委員等。是否尚在恰克圖等處。亦未接據咨文。現已飛飭吉林黑龍江各委員等。即行折回。由彼處就近迅赴松花江下游。與俄酋秉公會辦分界事宜。俟得有庫倫委員等起程確信。再行備船前往接濟。

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奏。俄酋現赴松花江。候辦分界事宜。已飭庫倫印房章京惠麟等。於六月初十日起程。迅速前往松花江。會同吉林黑龍江各委員。商辦分界事宜。並面諭委員惠麟等。與俄酋會辦時。務曉以大義。均照舊例辦理。勿使該夷生疑。免啟釁端。

硃批知道了。

諭軍機大臣等。昨據景瀆奏稱。會同俄夷商辦立界之協領等業。經調回。由黑龍江水路直抵黑河口。乘坐吉林船隻。前往松花江下游。會同俄夷委員。共同商辦一摺。茲據德勒克多爾濟奏。遵旨派員起程。已赴黑龍江等語。著該大臣迅速知照吉林。黑龍江將軍。景瀆原摺。著鈔給閱看。

己未。吉林將軍景瀆奏。准黑龍江將軍咨覆。飭赴松花江會辦查分界址委員。已行劄調。並據庫倫辦事大臣咨稱。該處委員。於六月初十日間起程等因。詳查格爾畢齊河。至黑龍江口。其程無憑計算。前詢委員云。約需月餘。自黑

龍江口。至闊吞屯。約五千餘里。又距東海尚有數千里。今兩省委員。由格爾畢齊河折回。已費時日。庫倫至黑龍江口。不下四千餘里。該處委員。如星馳前來。約在七月中旬以後。若再令八月初三日以前。趕至東海。是限不及月。而欲行八千餘里之遙。其勢實有不能。努豫思及此。隨咨三姓副都統。詢以人船如被凍阻。有無別道可通。過秋設不及回。能否設法接濟。據覆皆係水路。委員等如被凍阻。無法運道接濟。今已六月下旬。兩省委員。尚無行抵何處之信。即庫倫委員。亦未至齊齊哈爾城。如刻下趕到。至黑龍江口。亦需十八九日。即使逾限趕往。不惟該夷早經旋回。

而封河在即。假道無由。統計差去官弁不下四百餘名。儻被凍阻。必受飢寒。是非徒無益。而又滋害。籌思至再。惟有擬請改於明年春融。即速前往會辦。並請

旨飭下黑龍江將軍庫倫辦事大臣。令各委員等先行轉回。由理藩院行知該夷使一體遵照。

景瀄又奏。查俄囉斯分界一節。若不豫為咨定準期。年復一年。終不能竣事。或致該夷藉此生端。所關匪細。即本年

原定恰克圖會齊。乃該夷帶領許多人船。入黑龍江。由松

花江往東海。並不遵赴恰克圖。輒敢請在松花江商辦。以

致各委員徒勞往返。是今年之不能會辦。實由該夷使然。

可否即由理藩院豫咨該夷商定準期

諭軍機大臣等。景瀆奏會勘交界往返非時。請俟明春再辦一摺。此次會勘俄囉斯交界往返更改為時已久。今該夷使既在松花江口等候。且吉林黑龍江委員均已自格爾畢齊河折回。其庫倫委員據稱七月中旬以後亦可趕到。是八月初三日以前各委員必可在黑龍江口會齊。若再行改期。誠恐該夷有所藉口。轉不能依期前來。此時原不必竟到東海。勘立界牌儘可先飭該委員等在黑龍江口會晤。將應議事宜詳細籌商。一面黑龍江將軍知照俄囉斯在松花江等候。即可飭令該委員等迅速前往會晤。以便定議。安立界牌。所有該將軍請俟明春再辦

將及先由理藩院豫咨該國之處。著毋庸議。景瀆接奉此旨。著即
知照。奕格遵辦可也。

七月己巳。兩江總督怡良等奏。暎夷欲助勒洋盜。飭令停

止。

硃批。所辦甚妥。暎夷之船。豈能任其各處游奕。以捕盜為名。將又

他有覬覦。

辛未。山東巡撫崇恩奏。據護登州鎮總兵郝上庠報稱。七

月初二日。福山縣之罘島海口。探有三桅火輪船一隻。兩

桅夷船二隻。無桅火輪船一隻。先後駛至。查詢船內通事。

及夷目人等。皆稱上海甯波公雇火輪船一隻。外借夷船。

二隻前來北洋幫捕盜匪。呈出船照及蘇松太道諭帖鈔錄稟請覈示前來。並據聲明該夷船聞盜船在奉天。即日駛往奉天等語。臣查驗船照係甯波府令商雇火輪船北來捕盜。即蘇松太道諭帖亦係飭勇船北來。並無借用夷船之語。其為該夷自行違約混入勇船影射無疑。今各船已由東洋徑往奉天。追阻不及。恐在後尚有續來船隻。人數眾多。難保不別滋釁端。請

旨飭令

盛京將軍查明該夷船如抵奉天。即理諭南還。並請

飭諭兩江督臣江蘇浙江撫臣查明上海甯波商局。雇用火輪船。

因何致令夷人混入勇船北來。分別辦理。

諭軍機大臣等。據怡良等奏。喚夷欲令兵船赴北洋幫捕海盜。已飭署蘇松太道。諭令該夷。毋庸前往。本日據崇恩奏稱。七月初二日。有三桅火輪船一隻。兩桅夷船二隻。無桅火輪船一隻。先後駛至之罘島海口。據船內通事夷目等。皆稱上海甯波。公雇火輪船一隻。外借夷船二隻。並呈出船照。及蘇松太道諭帖。旋即駛往奉天。追阻不及等語。喚夷通商船隻。止准在五口往來。山東奉天洋面。皆非該夷應到之地。火輪船雖由商雇。究屬夷船。豈可任聽商民。駕駛北行。致令夷船混跡。怡良等既經諭知。該夷領事。著即飭令將北駛船隻。迅速追回。即商雇之火輪船。

亦一體撤回。不准擅向北洋開駛。甯波雇備此船。何以未據奏報。輒即給照開洋。蘇松太道諭帖。既係給與勇船。何以又入夷目之手。甯波所雇火輪船。既係一隻。何以北來之船。竟有四隻。種種影射。此端一開。該夷任意遊行。何所底止。且內洋盜匪。自有師船勇船。勦捕何必藉助外夷。致令將來藉口。著怡良。吉爾杭阿。即飭前調挖罾各船。迅速北上。與奉天。山東。合力勦辦。嚴諭商民。不准率行藉用夷力。一面將蘇松太道諭帖原委。據實查明具奏。甯波雇備火輪船。係由何人擅自給照。著何桂清。查明嚴參。不得曲為解釋。此項夷船。如仍在奉天洋面。即著英隆。恒毓。妥為曉諭。令其恪遵成約。剋日南返。儻有要求。務宜正言。

拒絕。不可稍事遷就。如現已駛至東洋。或山東洋面。再有續來
夷船。即著崇恩飭令登州鎮道一體諭令南還。勿再任其北駛。
並分飭沿海各口岸。嚴密防範。是為至要。

乙亥。吉林將軍景瀆奏遵。

旨飛咨黑龍江將軍。並劄飭各委員。依期遵辦。再六月二十九日。
准黑龍江將軍知照。庫倫委員於六月二十六日。行抵齊
齊哈爾城。次日由該處起身。前往黑龍江城。以便換船。馳
赴黑龍江口。其吉林黑龍江各委員。業經折回。現抵何處。
尚未接有確信。

御批知道了。

癸未黑龍江將軍奕格奏黑龍江向無徑行俄羅斯咨文
例案又無驛路可通今奉

諭旨行文知照俄羅斯使者在松花江會議界牌之處不敢拘泥
舊制誠恐有延時日查松花江口距吉林所屬三姓地界
毗連自應將知照俄夷咨文遞送吉林將軍衙門就近轉
致方不致誤除將咨文遞送吉林轉行外並知照該衙門
將前派委員等口糧以及應用物件就近作速籌畫以資
接濟並飛飭三處委員等將應議事宜詳細籌商迅速前
往松花江會晤俄羅斯使者定擬辦理復據署副都統富
勒洪阿呈報庫倫委員惠麟等於七月初五日行抵黑龍